

迷人的追踪

——读东野圭吾《圣女的救济》

萧芮

有的书犹如磁铁,当你用双手打开它,就会被它紧紧地吸引住,欲罢不能。东野圭吾的《圣女的救济》就是这样的书。东野圭吾的著作中对女性心理进行探讨的很多,本书开篇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事实:绫音要害死义孝,也就是妻子要害死丈夫。

每个读者都是此事的知情者,但绫音是怎么做到的呢?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推测想象出来,我们就是一无所知的知情者,这一尴尬的处境让我们心有不甘。为了摆脱自己的难堪处境,谁不愿意追踪着读下去呢?这种设悬念的方式先是告知读者犯罪的主客体,让读者产生高于书中人物的心理优越感,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,又让读者不得不放低身段,跟随作家构筑的故事往下看。

接下来,案情的进展稍显缓慢。但在案情缓慢处,却尽显东野圭吾推理小说大家的功底,展示出推理小说的无穷魅力。警官内海薰、草薙、间宫和物理学教授汤川对案情的分析、争论、假设,从调查发现的情况出发,同时也是从人之常情出发,借助推理性思维穿梭在已知和未知之间。他们细细密密,思量各种可能性,再逐一排除、逐一查证,犹如我年少时玩过的摆火柴棍游戏,在试错中探索真相。

节外生枝往往会让故事别开洞天,打开另一扇奥秘之门。草薙对义孝前女友的调查,开始还让人以为草薙潜意识里要为绫音开脱,是与案情无关的徒劳之举。但当内海薰翻出津久井润子的那张明信片时,我们知道,又一场好戏开始了!我们没有理由不专心致志地看下去,而结果没有令我们失望:砒霜的来历查清了,另一位女性的悲剧也让我们痛彻心扉。

旁逸斜出的情节开展也让人興味倍增。警官草薙爱上嫌疑人绫音,他会因私情迷失自己的断案方向吗?他会袒护绫音吗?草薙对自己的好感,绫音也似乎有所察觉,她会利用草薙吗?读者才不怕事多呢,尤其是写男女之情的故事,他们可喜欢看呢!东野圭吾真是抓住了读者的心理。

出奇制胜的细节安排让人叹服作家的严谨细密。绫音得知丈夫义孝暴亡,回家后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去浇花,这一细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隐隐觉得这举动有悖常情,但却捕捉不到其中的玄机。而草薙出于对绫音的好感买洒水壶、私留大水桶,就让人觉得很合情合理。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闲笔,似乎都是为了丰富小说的内容而写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案情的肯綮之处就在这些看似轻慢的细节之中。东野圭吾真是“吝啬鬼”,他哪里肯写无关紧要的细节啊?这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,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。

书斋夜话

枕边夜来香

高绪丽

随着年岁渐长,愈觉爱是一种能力,不肯轻易花太多时间去爱一个新的东西。读书则不同,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书永远是源头活水。

儿时上学,盼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写字桌,嫁人后,盼望有间属于自己的书房。而今,书房与写字桌都有了,却仍旧习惯把书放在唾手可得到的地方,随时随地有书读。家里的沙发边上、床头柜上、书桌上甚至床上都有书的影子。大人的书、孩子的绘本,有的只读了几页,有的已经翻到折角,真应了那句话,走上三步就是书。以前,母亲来我这里小住,一向爱整洁的她看不惯这个样子,常趁我不在家,把所有的书都归置到一起,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但用不上两天,又被我随手弄得杂乱。再来,她索性不管了。

鲁迅在《读书杂谈》里提倡一种“随便翻翻”的读书方式,意为读书可以正襟危坐地读,也可以随便翻翻、任意地读。有人理解,他讲的“随便翻翻”是一种比较式读书,是读书的一种方法,但在我看来,“随便翻翻”也可以理解为,身心都放松的状态下,信手拈来的一种读书状态。想到这里,不觉莞尔,也许我这个到处放书的习惯,不见得有多么不好呢。

卸下白天的疲惫与纷扰,把娃娃哄睡,黑夜作幕,一帘之隔的枕边,是我最惬意的地方。随手拿本书来读,虽然时间不长,也许10分钟,也许半个小时,但终究是属于自己的伊甸园,是属于自己的小欢喜,没有理由不期盼。

读喜欢的书,时间犹如装在瓶子里的蜂蜜,微甜不腻,适合味蕾记忆。你听,深夜的枕边,书页在手指尖轻轻翻动的声音,好像不远处的池塘里,鱼儿在水下自由嬉戏,荷叶似有似无发出的沙沙作响,有种万物自然落定的幸福在其中。你瞧,书页里的印刷字迹,伴随纸墨飘香,常常感叹人为参与的道道工序,读来比屏幕上的点触更有温度,也更容易让读者体会到不同作品里面的语言魅力。

在我们乡下老家,有人喜欢在院子里养夜来香。每逢夏秋,在有月亮的晚上,夜来香开出一簇簇黄绿色吊钟形的小花,惹人怜爱。月上树梢,远远就能闻到花儿飘出来的阵阵香味。其实,此花香味有毒,闻久了对人健康不利,可是丝毫不妨碍有人在夜间的花丛中流连忘返。

如果把枕边的书比喻成一朵花,我觉得,非夜来香莫属。每当夜幕降临,书页里那些原本沉睡了的文字,仿佛冥冥中一下子有了牵引,它们穿过时间的隧道,在暖黄的灯光里,衣袂飘飘,摇曳生姿,令房间里暗香浮动,我闻之倾倒,甘愿沉醉其中。

书中有故事

蔡华先

喜欢读书,喜欢藏书,与书之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有两个故事,现在想起来,特别有趣。

我曾经有过两本同样的字典,是那种四角号码字典,现在已经不常见了。这两本字典的来历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,我上小学四年级。有一次公社统考,我们班三个人榜上有名,我是第4名。父亲听到这个消息,很是高兴,特意到学校感谢老师。老师说你的孩子很用功,将来会有出息,一定能考上大学。

过了没几天,在一个下午,老师说公社要给我们发奖,带着我们三人来到公社大院。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一本字典,是那种64开的《四角号码字典》,我的那两位同学每人得到一本作文选。

看着手中的字典,我有点无动于衷,对同学手中的作文选,倒有点眼馋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作文选在农村孩子的眼里可是个稀罕物,而父亲已给我买了一本字典。

于是,我便开动脑筋,想出了一个用字典换作文选的主意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把想法和那位男同学说了,他很痛快地答应了,这笔不等价的交换就做成了。愿望得以实现,我还拿着作文选炫耀似地向同学们讲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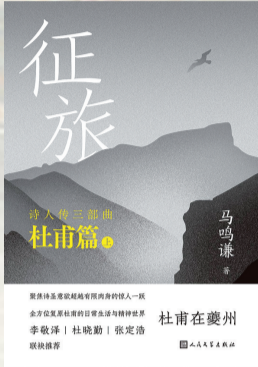
放学回到家里,等候着父亲从山上回来,急不可待地告诉我我有作文选了,是考试得的奖品。哪知父亲非逼着我去把字典要回来,他说:“你想要作文选,我再给你去买。你今天一定要把字典换回来,那是一等奖啊,得留下作为纪念。你得了一等奖,我脸上多光彩,也不枉我和你妈的一番苦心。”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思,知道了这本字典在他心目中的份量。

1983年,我考上了蓬莱师范。学校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专多能,特别是音乐课、美术课、体育课要求都很高,以至于我们在休息时间都去抢着练琴。学校对我们写字的要求更高,粉笔字、钢笔字、毛笔字每天都要完成规定的任务。教我们书法的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头,还是我们的教导主任。他是一个极其有才气的人,书法、篆刻都有相当的造诣。练的人多了,字帖用的也就多了,以至于“蓬莱帖贵”。我那时练的是欧体,去书店好几次都没买到。有同学劝我转学柳体或赵体,我不想转,就写信给老妈,让她到烟台给我买。

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字帖邮过来,我以为老妈把这事给忘了,又写了一封信催。不几天,字帖邮过来了。放假回家时,老妈才告诉我,她去买字帖的时候,到了书店,把字帖的名字给忘记了,只记得有一个“欧”字,结果不知怎么就说成是买“欧洲”字帖,这可把售货员给唬住了,愣是找不到。回家一看,我要买的是《欧体九成宫习字帖》,第二次特意带着我的信又跑了一趟烟台,这才买到了。

书中有故事,故事有真情。

新书架



征旅

作者: 马鸣谦
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征旅》是小说家马鸣谦计划中的“诗人传三部曲”的第一部,聚焦杜甫在峡中的三年,尤其是在夔州的两年生活,向前追述他在青春时代、旅居长安的十年和蜀中岁月的片段,向后也带出他出峡后的尾声,而夔州时段是小说叙事上最佳的黄金分割点,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篇章。

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做了非常成功的探索,整部小说可读性强,生动地刻画了杜甫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群像,艺术感染力强,是一本近年来难得的小说佳作。



被遗弃的日子

作者: [意] 埃莱娜·费兰特
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试看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作者埃莱娜·费兰特解构婚姻的黑暗与谎言。奥尔加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如何对抗遗弃的故事,在经历最低沉、最崩溃的阶段之后,又重新振作起来,讲述遗弃如何改变她,但没有毁灭她。

